

MILITARY LITERATURE

Selected

北岳中国文学年选 《名作欣赏》杂志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 · 深度点评 · 中国最好年选

2017^年

军事文学选粹

军队、军旅是一座丰厚富饶的文学宝藏，军旅文学是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作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坚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道路，展现如火如荼的军营生活，反映现实，表现历史，揭示军人情感和心灵世界，铸造军魂，让人们在审美享受的同时受到崇高精神的启迪和鼓舞。

朱向前 徐艺嘉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岳中国文学年选 《名作欣赏》杂志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 深度点评 中国最好年选

2 0 1 7^年

军事文学选粹

朱向前 徐艺嘉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7年军事文学选粹 / 朱向前, 徐艺嘉编.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378-5598-3

I. ①2… II. ①朱… ②徐…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8743号

书名: 2017年军事文学选粹	编者: 朱向前 徐艺嘉 策划: 续小强 王朝军	责任编辑: 刘文飞 书籍设计: 张永文
--------------------	----------------------------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0351-5628691(产品开发部)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65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598-3
定 价 4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001	笑脸兵	王 甜
028	神枪手	艾 玛
043	壁下录	西 元
089	沙漠里的叶绿素	王 凯
129	我们去战斗	曾 剑
146	科恰里特山下	董夏青青
158	担架队	赵德发
176	隰有荷华	小 岸
229	革命者樊如露	潘绍东

笑脸兵

/王甜

“天分”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以为只有弹钢琴、画油画或者在舞台上一口气旋转上四个小时不摔一嘴巴那种才用得上吗？冷笑一声告诉你吧，哪怕是你们以为最粗拙的扛枪打仗，也不是人人都扛得住、打得准的。一句话，有些本事是娘胎里带的，不能不服啊！

同一年，招同一批兵，哗哗流水似的拉来几车皮，筛豆子一般往那训练场上一倒，齐步正步，格斗厮杀，最后磨成军事尖子的能有几个？当不成军事尖子的，也有其他出路，比如指导员上了一堂充满正能量的思想教育课，布置下任务，每人都要交一篇关于本次学习的心得体会文章——不要小看，这就是给机会了。但凡念过高中且作文还过得去的，写得出通顺语句的，名字下面就会被指导员画个三角形之类的重点符号，下一次考虑文书、通信员人选时，他的眼光往往会在几个三角形之间徘徊；或者呢，机关宣传股成立新闻报道小组，指导员会急吼吼地推荐三角形们去——谁不想在宣传口子上安插自己人？

所以啊，同样是当兵，那也是暗藏着不同发展方向的。鱼有鱼道，虾有虾路，兵家自会择善而行。

任小凡站在操场上。一大片穿新军装的兵和他一样笔直站着，冷得哆嗦。除了哆嗦，其他动作都不敢有。风贴着地面冷冷地匍匐而来，像在树

林里穿行。站军姿的人随着喇叭里传来的声音一个个撤离，人越来越少了。每个离去的人都像精准射击的子弹一样，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那些还留在队伍里的，望着渐渐空旷的操场，就像看不到出路一样，焦虑、躁动挤满了五脏六腑。

“任小凡——”广播里终于送出了令人欣慰的几个字，“二营四连二排一班——”

他下意识地马上行动，跑了几步又茫然停下。他不知道这个连队、这个班在哪里。四处张望，直到一个“四连”的牌子撞入眼帘，心脏才突突地跳起来。

他是新兵任小凡，现在成了四连二排一班的任小凡。这是他目前唯一的身份标签。这标签和军装一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差不多，所以是不能从广大官兵中脱颖而出的。脱颖而出很重要吗？重要。原因很简单：僧多粥少，所有的上升渠道都不会平均分配给每个人，你得去争取——以某种优势争取。

谁不想争取呢？尽管新兵连的所有训练都要求“整齐划一”，所有政治教育都警告“枪打出头鸟”，可是一下连队，在任小凡还没回过神来时，一些同年兵就已经见风长势地给自己贴上新的标签了：有的是五公里越野的“神行太保”，有的是攀登科目中的“蜘蛛侠”，有的是办黑板报的“神笔马良”，还有会吹萨克斯的“老外”和能说相声段子的“小冯巩”。听说话务连有个女兵，小时候学过体操，身体柔韧度高，一上双杠就跟猴子上树一样玩得溜溜熟，由此赢得了“杠上花”的美誉。

而他任小凡能有什么？在洗漱间的大镜子前，他用审查的眼光把自己从上到下抹了几个来回，却抹不出一星亮点。圆团团的脸盘，略显塌扁的鼻子，大门牙还有一点儿龅，要以“帅”为标准列队，班里一半以上的人会毫不谦虚地站到他前面。没有亮点，无法出彩，这严重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存在感。分到连队两个月了，任小凡一直作为一个中庸分子被忽视着：军事训练成绩不拔尖，但也都及格，不至于拖连队后腿；写心得体会、写“在党旗下成长”征文比赛的稿子，他能写三四页，可满篇都是无比正确的空话套话废话，让人看了说不上好，也不能说不对；叫他给营部帮忙，布置茶话会的瓜子水果，他认认真真地给每一桌放上混有奶糖、瓜子、花生

和橘子的大果盘，剩下的东西，他分别用大塑料袋扎好交给司务长了——也不知道给营长、教导员的房间各送一盘去。这样一个家伙，谁会记得住？

周五晚上，战友们都去活动室打扑克、去服务社买东西或去大浴室排队洗澡了，任小凡坐在宿舍的小凳子上，拿着刚从铁皮柜取出的手机，先给手机桌面换了幅“钢铁长城”的图案，自感有底气一些了；然后他打开微信，给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同学发信息。问候，“在干吗”“忙不忙”，暗示一点聊天企图。女同学倒是很快回复了，回复得客气、简单，夹带不少“是吗”“呵呵”加可爱型笑脸表情。

任小凡迟疑片刻，前一秒感觉到对方的敷衍，犹豫还要不要把聊天继续下去，后一秒又想着，既然已经开了头（对他来说算是鼓足了勇气），总得说上几句才合情合理，于是不管不顾的，把连队生活中的郁闷一倒而出。这边发了长长的几条，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估计女同学也知道，临到这份儿上，不安慰鼓励对方是不够意思的，她便用了几个简洁的分行句子，对他的消极情绪予以批判，告诉他“青春才开始呢”，“不要总想着和别人比较，要活出自我”。充满团支书口吻，且像团支书的个人意见一样，高大、正确、欠缺实际操作性。直到最后互相发了挥手道别的表情，女同学才来了一句接地气的：

“我们都喜欢你天真无邪的笑容，可别把它弄丢了！”

这句话像花一般绽开，任小凡的嘴角就上扬了。他爱笑，一笑眼睛就眯起来，嘴无拘无束地咧开，像一块切得顺滑的西瓜。从小到大总听到人家说：哟，这孩子笑得可真喜庆，跟年画娃娃似的！在学校里，他的人缘一直很好，也跟这喜庆的笑容大有关系。女同学还记得他的笑容，说明他的笑深入人心；但她又说“我们”“都”喜欢，而不是说“我”喜欢，这里的差别就大了去了。她是代表一个集体在发言，她的喜欢是带有普遍性的喜欢，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他没有再给她发信息，但之后照镜子时，他会忍不住弯起嘴角，左右偏头，端详一下自己的笑。想象空气中有一个按键，轻轻一按，他的笑容便像邮件一样，发送到从前所有女同学的记忆里。

她们都喜欢。喜欢就好。

宣传股的陈干事又到训练场来了。

他还只是个伶仃的毛毛影子时，好多人就已注意到了，训练场有了小小骚动。二营长咳了一声，让值班员提醒大家：继续训练——他自己却撇腿走出队伍，迎上去了。

陈干事迈着神气而故作沉稳的步子，把自己的形象越放越大。右肩——通常是背枪的位置——背着一部看上去沉重又贵重的大相机，左肩则随意地挎个大大的相机包。如果他再穿件有很多衣兜的背心，完全就是专业摄影家的范儿。不过摄影家的背心哪比得上军装威风呢？何况还是缀着“一杠三星”的军装。

军装与相机都透着骄傲。这是陈干事应得的。到宣传股负责新闻工作还不到一年，他已跻身团里的明星行列，上至解放军报下至军区机关报乃至本团自印的《冲锋报》，都不时出现他的大名。谁都看得出来，照这势头发展下去，宣传股长的位置迟早会姓陈。处于这种耀眼的预期，陈干事已经提前收获了不少积极踊跃的人脉投资。

二营长一边迎上去，一边从衣兜里掏出烟来。他庆幸今天揣了包“中华”，是很拿得出手的。一般情况下他抽本地的一种牌子，价廉物美；但进入了交际场，价廉就是价廉，好像面子就挂在价签上，怎么也美不起来。

一支及时出现的“中华”挡住了陈干事继续前进的步伐——再往前走，就是一营的训练场地了。一营有个“尖兵连”，上个月代表本团参加全区比武拿了好名次，已经连着几次上了大小报纸。现在又去给他们拍照，可就过分了。他们有成绩是不错，但也不能没完没了地只宣传他们不是？其他营连就是这么想的，虽然谁也不说出来。

“中华”一接手，打火机便“啪哒”一声炸出一朵火花。陈干事跟随节奏吸亮了烟，点头致谢，心里妥妥地懂了二营长的心思。他闷声一笑，应和着二营长的寒暄，又把烟拿在手里端详一番，故意把脸绷成屁股样，说：“哪个兵要考学，还是休假？”

二营长马上说：“说哪去了？这是我小舅子孝敬老丈人的，老丈人住院，丈母娘怕他惦着抽烟，才赶快把这宝贝送我了。”

陈干事瞅他着急撇清的样儿，又笑：“一个烟头能扯出一大家子，您哪，下次可以去撰写团史了。”二营长还沉浸在表白中，指天发誓从没收过

战士的贵重礼品，“从当排长连长就没有过”，顶多两盒木耳、一袋山东大饼啥的土特产。

至此，打情骂俏式的铺垫差不多就完成了，可以说点实际的。二营长多有心眼，避实就虚，用下巴朝着陈干事的相机指一指，问“这玩意儿怕是要上万吧”，下结论说“不是个人物还真弄不来”。马屁是拍上了，陈干事还是笑，终于透了底：

“今天来拍几张训练间隙的活动场景，要活跃点、热闹点的画面。”

二营长声调上扬：“我们的娃儿就很活跃啊！不信给你找几个来，要多少？你随便拍！”一边说着，一边让值班员下命令原地休息，“给活跃一下”，感觉整个二营都做好拍照准备了。这阵势，陈干事是跑不掉了。

拍照是有讲究的。摄影技术只是一方面，还要会安排画面。是的，像导演拍电影一样，得精心设计、布局，确保每一帧每一格都在掌控之中。陈干事就是他摄影王国的张艺谋、黑泽明、斯皮尔伯格，他脑子里有“剧本”，根据剧本要求安排每一个“镜头”，再按着镜头所需，选取演员、找好背景与光线、构造画面，其中还包括前后景的呼应、对演员的情绪煽动、排查细节避免疏忽等等现场调控。二营长那句话没说错，“不是个人物还真弄不来”。

这一次在陈干事的构思中，画面的中心是两个战士在掰手腕，或者是斗鸡，四周围了一圈其他战士观战、助威，大家笑着、闹着，好像喧嚣声都溢出画面了——当然这没有任何新意可言，也说不上抄袭创意，因为这几乎是军队报纸照片的规定动作，是范本。如果你说不能这样拍，那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闻干事就会发现自己突然之间不会摄影了。

二营四连在最近的位置，于是陈干事从四连挑了几个人出来——你、你、你……好了，围成一圈！中间的两个主角要讲究些，让连长和排长推荐的，比如掰手腕的两个人，因为要露出胳膊，最好有壮实的臂膀肌肉；斗鸡的话，要选体型匀称的，立在画面主要位置，总要有美感才好。

人选好了，队形布置妥当，开拍。四连长因为演员都来自自己连队，格外兴奋与自豪，他主动站在陈干事身后配合工作，挥动手臂，大声疾呼：给我笑起来！闹起来！大声点！快快快……好！

说“好”，是在陈干事连续“咔嚓”了二三十次之后放下相机、抬头休

息时。一“好”，闹腾的演员们便歇下来，喘一喘气；当陈干事又举起相机，四连长便又开始吆喝，兵们又开始尽职尽责地“活跃”，两个主角卖力比试，围观者有的拍手，有的大笑，有的喊加油……

相机被装进摄影包时，才算是彻底“好”了。二营长凑过来，咧开一排烟熏牙：该有上百张了，挑得出来吧？

陈干事抹一把额头的汗，故弄玄虚地感叹：看造化喽！

下一周就“造化”上了军区机关报。上的斗鸡的一张，照片上的每个人都情绪饱满，用热烈的笑脸证明斗鸡这项活动真是太有意思了。陈干事把报纸轻轻对叠，小心不把折痕压到图上，然后到政委办公室门口去喊“报告”了。每发表一张图片或是一则新闻稿，陈干事都要向政委报告。

政委正在看一份文件，但报喜的事情，他向来不怕被打扰，欣然接过报纸说他早先已经看到了，照片拍得很活，表扬陈干事干新闻报道“越来越有经验了”，还指着画面上一个兵说：

“你看这个小战士，笑得多开心，形象多阳光，这代表着我们基层官兵的精神面貌啊，抓拍得好！”

陈干事站在那儿，浑身上下像给浇了一桶蜂蜜似的，甜蜜得幸福，幸福得发颤。晚上二营长请他到服务社吃饭，他在饭桌上把政委的话传达了三遍，满面红光。这话被二营长带回去，二营干部们都乐了，大家把报纸重新拿出来看，专门看政委说的那张笑脸，果然，笑得既喜庆又自然，看的人都会受感染，忍不住把眼弯下来把嘴弯上去。

教导员问：这兵叫啥名字？

四连长闭着眼连拍了几下脑门，好像那个名字就在嘴边了就是说不出来，还是四连指导员抢先想起：任小凡，新兵任小凡！

任小凡作为一张笑脸再次被陈干事想起，是一个月后拍摄“野战餐饮保障有力”的时候。团里有三个营参加长途拉练，按照陈干事的“剧本”，除了拍摄行军，还要有官兵在野外高高兴兴吃饭的画面。

问题就出在“高高兴兴”上。轮番找了三批人，来自七个不同连队，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得像王宝强或形象逼近谢霆锋的，一端上金属大餐盘，就蒙了，害臊了，矫情了，要么像一脸讨好与尴尬的叫花子，要么

像假模假式打广告的蜡像，没有一个人能表现出陈干事所希望的那种“幸福油然而生”的感觉。

沮丧中，陈干事脑子里浮现出一张笑脸，上面放着政委的食指。他一激灵来了精神。

那个笑脸的主人很快被找来了。是个憨憨实实的兵，额上满是汗，局促不安地站在陈干事面前：“领导好！我是任小凡……”

“你，”陈干事不想知道他的名字，也没必要知道，“端上餐盘，吃得很开心的样子。”

兵迅速把餐盘接过来，问：“我是蹲着还是站着？”

“坐那块石头上。其他人散坐在周围。”

一坐下来，当上主角的兵就左手把餐盘举到胸前，右手用勺子舀上一大勺饭菜，眼光朝相机镜头轻轻一甩，嘴就咧开了。咧开的一瞬间，仿佛云开雾散，阳光暖融融地泼洒而下，万物可亲可爱又明媚鲜亮。这岂止是“开心”“幸福”这些庸常字眼能够概括的，是鲜活、美好到了一种境界啊！透过光学镜片看到这番奇景的陈干事，简直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一身的细胞都活了。

一口气拍完了吃饭的场景，陈干事不甘心，又让任小凡围上炊事员的白围腰，站在野战炊事车旁边，做出炒菜的样子（锅里还有剩菜）；拿着大汤勺，做出给官兵舀汤的样子；端着一个盛满饭菜的碗，做出给生病的战士送病号饭的样子……任小凡没有丝毫厌倦、懈怠，每一种造型都那么自然而然，每一次笑都那么发自内心。相机里的每一张，蓬勃、热烈的喜悦几乎都要奔涌而出了。

陈干事不停地咔嚓咔嚓，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瞬间。终于，快门卡住、摁不下去了——内存已满，他才放下大相机，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用不可思议的眼神望着仍旧笑吟吟的新兵。

这目光像一双手，慢慢地、疼爱地抚摸着新兵的脸；同时，陈干事因无法排遣的激动而哽咽了：

“你就是……为拍照而生的！”

是极高的赞誉，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定论。

一切顺理成章了。打那之后，任小凡成了陈干事的“御用模特”，配合

拍摄了越来越多的喜庆画面：他的笑脸出现在农场的菜地里，和一堆“喜获丰收”的胖大南瓜靠在一起；他的笑脸出现在队列中，肩上扛着打过的标靶，演绎“战士打靶把营归”；他的笑脸出现在阅览室，和其他战士凑在一起，认真观看一张印着最新学习内容的军区机关报……

各种印刷品把他打造成了“混个脸熟”的明星。他的标签现在比任何人都要明显，都要光芒四射。全团上上下下都认识他了。走在出操的队列里，或者参加军人大会的集合，甚至去澡堂排队洗澡、到服务社买盒牙膏，都会有人认出他来，然后冲他好奇地笑。明明是他们自己在笑，却偏偏指着任小凡说：

“看，那个笑脸！”

很少有人知道他叫任小凡，但凡提起他，都说“那个笑脸”。他的新名字就这样固定下来，连和他最熟悉的同班战友也叫他“笑脸”了。这是成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介意，演员会有艺名，作家会有笔名，他落下个“笑名”又有什么关系？

团里除了“笑脸”，还有一个宣传界明星，名叫大白。

大白是头猪，皮白肉肥，养在保障连生产基地的猪圈里。一般的猪，长到四五百斤就不得了了，而大白，作为一窝正常猪崽中的普通一员，吃着一样的豆粕、玉米、麸皮，却呼呼呼不歇气地长到了上千斤。生产基地自备的秤最高刻度就是一千斤，大白一上去，刻度就到头了，所以只知道它满了千斤，不知道千斤之外还有多少。一米三的身高，一米五几的身长，让它从一群小肥猪中脱颖而出。这是大白的神奇之处。

而大白成为明星的神奇命运，是宣传股长造就的。宣传股长去年的一天在食堂吃饭，听炊事员说起了这样一头超级肥猪，立马敏感地树起了新闻意识的天线。他吃完饭就骑着自行车去了生产基地。那天艳阳高照，骑在车上，风把他的衣襟掀得呼呼啦啦，像一面昂扬的旗帜。他的心情太好了，运气也好，此行让他拍到了罕见的大肥猪，还让大肥猪上了军区机关报的后勤保障版。听说连某个副大区级的首长都对这头猪留下了印象，在某次开会时还提到了它。当然，首长是高屋建瓴地谈，从这头猪想到了“我们后勤保障工作的力度与深度”问题。打那之后，凡是到团里来的上级

机关领导、工作组成员之类的，参观与检查工作的保留项目之一便是看望这头“首长指导过工作的猪”。

但是大白毕竟只是猪。猪有猪的局限。比如它只能演它自己，不能穿个白大褂就成卫生员、拿根擀面杖就是炊事兵，它任何时候都得本色出镜，所以上报纸的机会非常有限，连队能见到的几种报纸，每种能上一次就差不多了，谁还没完没了地让一头猪占版面呢？再比如，领导来参观、看望，再怎么笑嘻嘻、乐呵呵的，也不能像接见英雄模范一样给拍照，更不可能堂而皇之来个合影——这是大忌讳。正式场合中，让领导与一头猪同框，除去戏谑的成分，那多少带点骂人的意思了。

这么说来，大白的处境有时候也挺尴尬的。它自己可能没感觉，但是与它相关的一些人，真的会尴尬。

陈干事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尴尬的电话。是集团军宣传科的吴干事打来的，他在负责集团军一份内刊的编辑工作。人家的原话就是：小陈啊，听说你们团有头上千斤的大肥猪，宰没有？没宰就给弄张照片来吧，这刊物“后勤建设”栏缺个角，上幅图片正好，快点啊。

编辑约稿，只要不是特别难看的，一般都能上。谁都知道这个理儿。但陈干事犹豫了，因为大白是股长给宣传出去的，就好像是他的专利版权，你一旦去拍了“他的”猪，别说股长本人，就是其他不明真相的群众也会以为，你这小子想上稿想疯了，连股长的“猪”也敢抢。

而另一方面，股长与冉冉升起的宣传界新星陈干事之间关系微妙。股长放话说自己想转业，不知道是真想离开部队还是只为小小地要挟一下领导，反正现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活儿，大多压给陈干事了。如果陈干事竟然连人家编辑约的照片都不去拍，那就失职了；他的失职，都会用来证明宣传股缺不了这个股长。而陈干事极力要证明的正是相反的情况：没有股长，宣传工作也能顺利开展，甚至开展得更好，足以产生一位新股长。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陈干事非常谦虚谨慎地给股长打了个电话，汇报了这件事。股长在那头好像正有事忙着，随口说：“你去拍吧，那头猪亮相也亮够了，只差猪屁股的角度没拍过了，他们还想炒冷饭就给他们呗！”

陈干事连声答应。先前真是想多了。股长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宣传工作上，而且还有点轻视的口气，对于大白，他觉得自己已经把它的新闻价

值发掘完了，其他人再去做，不过就是“炒冷饭”——那就小瞧人了。

所以，这张关于大白的图片，不但要拍，还要拍好，拍出和以前不一样的境界。

笑脸这次的角色是大白的饲养员。

没想到，拍摄前出了一点小状况。原因在于：大白真正的饲养员——一个安安静静的二年兵，给摄影团队甩脸子了。饲养员不像他们在别处遇到的兵，逢上拍照会乐呵呵地配合、挤过来看热闹。饲养员面色白净，人也斯文，不多说话，眼神是宁静中带着抗拒的。陈干事没有注意到这点（他哪顾得上去注意），带着一贯的果断（或者说是专横）口气，指着饲养员说：你！把围腰脱下来，给他！

每次拍摄之前都会有这样的服装与造型上的准备。笑脸已经很习惯了，他转向那个“你”，等着对方把表演服装递过来。

但饲养员只是扭头看了陈干事一眼，准确地说是白了他一眼，然后转身就走。其他人都蒙了，他的白眼和转身，就像是拿手中的舀食瓢，照着陈干事的脑壳敲了一记！谁敢对上级机关领导做出这样的举动啊！那天生产基地的主任有事没来，现场只有一个班长陪着。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朝班长扔去，意思是：你看咋办？

但保障单位的班长不比得训练单位的班长，搞训练的班长都很厉害、有威信，他们的厉害与威信都是硬碰硬摔打出来的，也随时可以把你扔到摔打中让你受教训；而后勤保障单位，军事化色彩弱一些，又干的是缺少成就感的杂活儿、脏活儿，班长们就要态度亲切，有时还得哄着点手下，工作才开展得顺利。所以，这个班长一看也是糯米团似的好脾气，他嘴上“哎哎哎”地叫着，拔腿朝饲养员追去，追上了又拉住对方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远远瞅着，眼神中叹着气，对这“妈妈桑”式的带兵方式抱有恨铁不成钢的看法。

饲养员被班长拽着胳膊拖过来了，他身子硬硬地直着别着，腿脚不情愿地一脚深一脚浅地压着步子。既然人过来了，说明他是打算看在自己班长的面上，配合摄影行动了，陈干事千不该万不该，在这时涌上机关干部们的尊严感，非要把刚才丢掉的面子捡回来。陈干事走到饲养员面前，厉声

批评道：

“你是什么思想素质？对大白的宣传也是对你们工作成绩的宣传，你去问问，全团谁不希望自己的工作成绩被拍照上报、让领导看见？居然还不配合！”

饲养员脸涨红了，羞愤地反驳：“他又不是饲养员，为什么拍他给大白喂食？”

手持大相机的陈干事“呵”地笑出了一声，自认探明这战士的内心隐痛了，他冷笑道：“我也想拍你给大白喂食啊，可你的表情过得了关吗？在图片上，你的表情代表着一个团队的精神面貌，如果表情不生动不到位，画面就没有活力，照片就不成功，这样的宣传就是失败的！”

饲养员说不过陈干事，但他是认死理的，一口喷出：“你们是造假！”说着，一面气呼呼地脱下脏不拉叽的围腰，一面朝笑脸怒道：“你会表情！你的表情也是假的！假笑！”

围腰脱下后被他揉成一团往地上一砸，人又跑了。他的激愤是如此逼真、具体，感觉地面被砸出了一个坑，所有人被砸得面面相觑。

那天的拍摄一如既往的成功。经过精心挑选并刊登出来的那张，是笑脸一手用瓢给大白喂食，一手拍着大白的庞大身体，侧着的脸上带着标志性的、喜悦与欣慰的笑容；而大白也吃得轰轰烈隆，一脸的心满意足。两张脸相得益彰，浓浓的富足感、幸福感扑面而来，满满都是基层部队物质文化极大丰富的效果。

照片以前所未有的火爆速度在团里传播开来，被轻嘴薄舌的家伙们称之为“我靠！两大巨星同框合体”。现在的士兵啊，猎奇心理与自嘲精神真是超出预期，照片在军网上火了两天之后，一股“追星潮”悄然兴起。那天中午，几个老兵带着一部小巧的数码相机，穿过大半个营区，来到二营四连找笑脸合影。他们今年要退伍了，怎么说都想跟团里的“网红”（虽然仅限于军网）合个影留个念。有个老兵还笑说“也享受一下大白的待遇”。来的都是笑脸不认识的，多少带点粉丝见面会的味道了。

照相就选在食堂后面的小土坡上，那里视野开阔，背景有花有草有树。笑脸跟个弥勒佛塑像似的，岿然不动，只负责笑咪咪，他身边则流水

一样变换着合影的对象。人不多，可他们的排列组合方式千变万化，单人的，双人之间两两组合，再是三个人、集体的……折腾半天。

临别的时候，老兵们心满意足，对笑脸如此配合的态度也予以了高度赞扬。一个老兵伸手轻轻拍着笑脸的笑脸，无限感慨地说：

“真是为人民服务的笑脸啊！”

他们的背影从小土坡晃到了大操场，越过跑道线，消失在一排枫树里。笑脸朝着他们，面上刮起了风，眼神冷下来。回过神来时，他发现自己的两腿在一前一后地交替，周围的景观朝后方退去。他在走。走在一条路上。反正是跟班长请过假的，午休时间又还长。

他好奇这双腿会把自己带向哪里呢？一直以来都是跟着别人走。班长说：集合去训练！腿就带他去队列里，和别的腿一起奔赴训练场。值班排长吹哨喊：吃饭！腿就带他……还是队列里，去向食堂的队列。每当陈干事打电话通知到营里，营又通知到连，连又通知到排里、班里——腿就会载着他，跟着陈干事走，去部队的各个角落，展示同一种笑容。腿和脸一样，具有单一的、机械的任务，只会做相同的动作。

腿的迈动越来越有力，步幅越来越大。因为这一次是自主行动，腿明显兴奋了。当沿途风景出现大片的庄稼和菜地，笑脸明白自己是到了生产基地了。他在走向大白的住处。腿还是谨慎的，到的都是自己到过的地方。

“明星啊，老兵都争着跟你照相！”忽然传来揶揄的声音。笑脸心脏一紧，抬眼四望，却发现声音来自前方不远处，猪圈前的一个人。是那个饲养员，他面朝大白蹲在地上，跟它说着话。“等着吧，退伍之前，找你合影的会越来越多，你活该不会写字，不然他们还找你签名呢，信不信？就签在他们的退伍纪念册上，或者你的相片上。”

凭这几句，笑脸判断出，大白和他一样，也在接待要求合影的老兵。说不定有人还会一边和大白照相一边说“享受一下笑脸的待遇”。

“他们可以退伍，你却退不了，”饲养员口气里渐渐扯出了一丝伤感，“你就跟个活宝似的，养在这里，让他们照相。”

听到这里，大白抬起无辜的眼睛，幽怨地望了它的饲养员一眼，之后，竟然也朝笑脸望了一眼。饲养员也就在这个时候，随着大白的眼光所指，回过头来，看到了另一个明星。

笑脸走过去，挨着饲养员蹲下。他不笑的时候脸上带着真诚的平静，像伴侣一般慢慢转向饲养员：

“我叫任小凡。”

饲养员的眼睛瞪成了小灯泡，闪着不可思议的光。

“我真的叫任小凡。你以为我的名字就叫笑脸吗？”

“不是。”饲养员抿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看身边的明星，“我以为我听错了。”他把手中的一根茅草折断，下决心似的说：

“——我叫任小平。”

名字像兄弟。可除了名字，其余的都那么不同。

一个爱笑，一个不爱笑；一个长得憨憨实实，有张辨识度极高的喜庆脸，一个白白净净，清秀且表情浅淡；一个总在闪光灯下，在众人的关注焦点中，一个不声不响，干着没人重视的工作，认识他的人全团不超过一打。

但他们彼此打量着，仿佛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朝着相同的方向生长。在这里，这一刻，交换了名字，就像交换了一张秘密的兄弟会入场券。笑脸朝着饲养员笑了。

“你告诉我，拍照老那样笑，是怎样……笑得那么……上镜的？”饲养员在脑子里寻找着合适的词，他欣慰终于找到了。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大白能够长得那么肥那么壮？”

“我先问你的。”

“那好吧，”笑脸得意地一笑，“我在表演‘笑’的时候，就会去回忆特别美的事情，比如小学四年级时爸爸给我堆了一个机器猫雪人，再比如妈妈做的红烧狮子头——汁儿足足的，还有我喜欢过的一个中学女同学，鼻尖翘翘的，哈，虽然她不知道我喜欢她。”

饲养员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轻轻闭上了眼睛，仿佛也在尝试着回忆“特别美的事情”。一会儿，果然嘴角有了一丝笑意。只是微微的，看上去像做着一个小美梦。

管用。睁开眼时他感激地看了笑脸一眼。他的揭秘时刻到了。

“以前大白和其他猪一样大，没什么区别。它后来能长这么肥，是有一